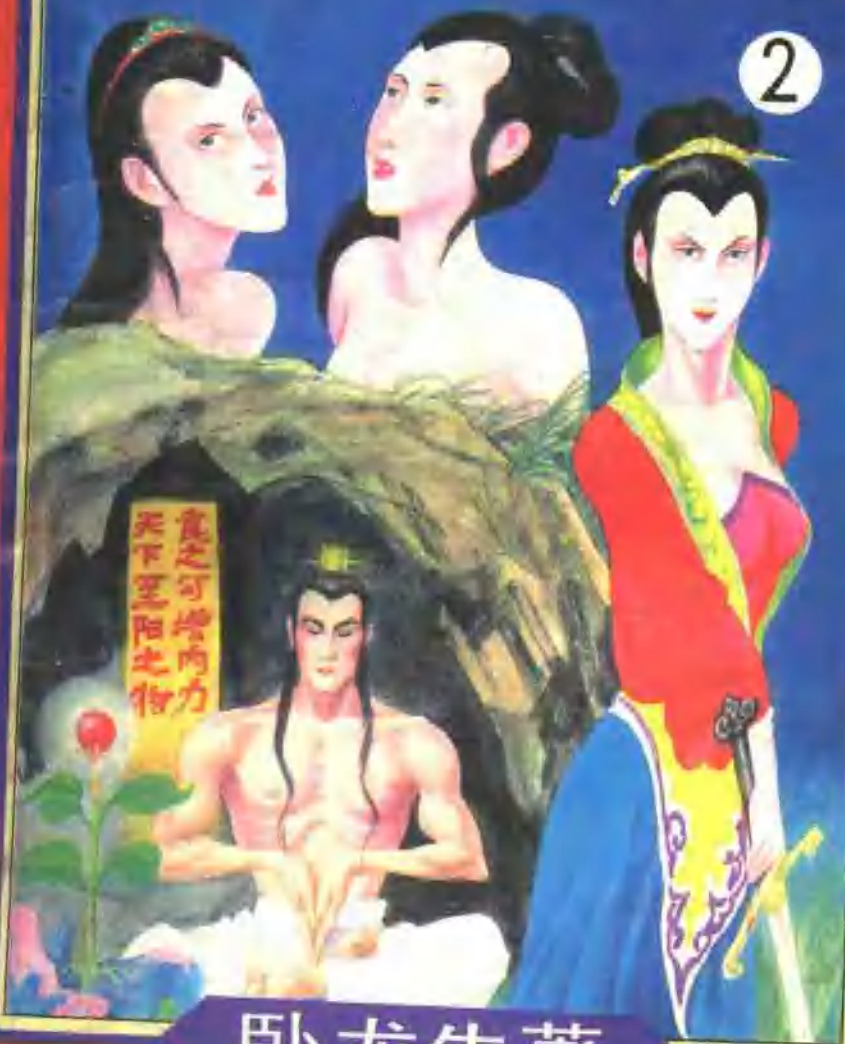


纯阳锁阴

2



卧龙生著

新派武侠小说轻松系列

纯阳锁阴

第二集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内容提要

天下第一奇人突然在江湖上销声匿迹，无人知道踪影。但武林中却引出各路门派争相出动，为争奇人留下的盖世绝宝，“残笛”互相残杀，一时间，腥风血雨充斥江湖……

侠士也在纷争中被逼下山崖，无意中竟服下了“无仪果”，终日欲火难熬，春情涌动。三位绝色佳丽日夜与他阴阳交合，终于练成了绝世神功“纯阴锁阳功”，从此一身神功令黑白两道无不胆战心惊，为寻“残笛”，入艳窟、踏秘谷，历尽生死，终将“残笛”得于手中。

一阵阵“魔音八菲”又响彻在武林上空，到底是惊！是惧！是灾！是福！

江湖上又将怎样……

让我……。”

“让我”什么？她却没说下去，双臂环抱着他的腰肢，螭首偎在胸前，似是不胜娇羞之状。

倪振雷是一个男子也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，相反的，他的感情，更加丰富，他的欲念，比之别人更加炽烈，所以，闻到姑娘身上透出的少女体香、发香，不禁心旌摇曳，欲念蒸腾，因之，他的双臂将姑娘娇躯搂的更紧，更紧。

刹那间，两颗心，已经溶和在一起，似胶如漆，水乳交融，这是灵的交替，心的共鸣，将及于乱之时，陡闻岩外面，“嚓！”的一声轻响倪振雷将怀中的姑娘，推倒一边，晃身飞出，纵上岩石，毫无所见。

此时，天空飘着鹅毛似的大雪，寒风劲疾，呼呼厉啸，尤其深山野谷，更是寒冷。

天色又已向晚，在这一天中，姑娘的箭伤完全痊愈，但又冻得娇躯颤抖，牙齿可格作响。

倪振雷见无人踪，立即飘身而下，对姑娘说道：“现在大雪飘飞，一片迷蒙，难辨路径，今晚只有在这个洞穴里过一夜了。”

姑娘冻得瑟缩，颤声说道：“雷哥哥！我愿意与你永久住在一起。”

听在倪振雷的耳里，是何等的舒畅？何等甜蜜，他看到她冷得那个样子，不由自主的又把她紧拥在怀中。

倪振雷一面紧握住她的柔荑，手心贴在一起，一阵阵的热流，从掌心透进双方的心房，四周寂寂，只能听到一对少年男女，心房“卜！卜！”跳跃的声音。

结果，还是倪振雷先开口，道：“姑娘，你先睡吧！地上山石硬硬的，你头枕在我的腿上，比较舒服些，我现在不想睡。”

姑娘听得这样体贴入微的话，心里感到一缕缕的甜意，粉颊一阵子发烧，轻轻“唔”了声，可是没有躺下，仰首微抬，看着倪振雷的玉面，欲语还休。

倪振雷见状问道：“姑娘，有什么事么？”

林月萍妙眸倏闭，似在沉思一件事情，良久，才道：“雷哥哥，你可以曾听见漠北双雕丢失的一块紫玉佩，那上面含有一宗秘密吗？”

倪振雷却故作不知的反问道：“有什么秘密？”

姑娘双眸一睁，看着他那迷惘的神色，就相信了大半，于是，她道：“听说那上面的秘密与天梭宝图有关，如果得到这宗宝物，方能练宝图上的武功，否则，那是有宝图，也无济于事，雷哥哥，你知不知道紫玉佩的下落？”

倪振雷先时对姑娘的怀疑，早已忘的干干净净，已把她引为知己，同时，他也不惯撒谎，所以，接住道：“我确实得到一块，不过，这是师门遗物，是不是内中藏有玄奥，倒不清楚。”

林月萍面泛桃花，盈盈含笑，一个娇躯偎得更紧，耸峙的双峰，紧贴在倪振雷的怀中，她是那样的柔顺，那样的体贴，烫得倪振雷神智有点迷乱，只听她脆声道：“雷哥哥，那紫玉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倪振雷毫不迟疑的掏出那块紫玉佩，交给姑娘。

姑娘将紫玉佩拿在手中，反复观看，赞赏不已，又交

还倪振雷，放在革囊里。

姑娘就势往上一欠身，使得娇躯整个坐在他的腿上，偎依在他的怀抱中，刹时之间，倪振雷蓦觉一股热气升起丹田，缕缕少女体香，沁鼻入脾，周身陡的心猿意马，血脉愤张，有些儿情不自禁。

他手掌轻抚她的粉颊，柔滑细腻的肌肤，有点凉冰冰的，不禁柔声轻语，道：“姑娘，你冷？”

姑娘芳心藏鹿，甜中带羞，听倪振雷此问，轻轻的“嗯！”了声，道：“雷哥哥！我有点冷，但是，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中却是热的！”

倪振雷是个天生多情种子，闻言双臂环抱，紧紧的拥抱住姑娘娇躯，二团凸起的肉丘，坚实弹性，紧贴上他的胸脯，是那样柔软，那样舒贴，这是倪振雷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尝受到这种温声境界。

姑娘“唔！”的吐出一缕声息，也把双臂一环，搂住了他颈项，不知是有意，还是无意，樱唇恰巧碰在他的嘴唇上，于是，四片火热的东西，紧粘在一起。

丁香微吐，瓠犀半露着，翻搅，“啧啧”有声。

且说倪振雷与林月萍姑娘住在干巴寨小客店内。

晚饭后，两人都感困倦，即分房而睡。

倪振雷每天夜晚，必定要练习一次“无上禅功”，然后再澄神定心，排除杂念，运功调息，这是他离开“玄玄洞天”三个月来，曾未停止的工作。

当然，这天晚上也不例外的坐在床上运功。

他渐渐由浅入深，而达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，突然，窗棂“咔嚓”一声轻响，一个白球似的东西破窗飞入，直对着他的头砸来。

此时，倪振雷的听觉非常灵敏，双眼倏睁，神光陡射，伸出右手食中二指，恰好将那个白球挟住。

他不及细看白球如何物，立即翻身下床，推开后窗，跃登屋顶时，电目四射，那有什么人影，想是早已走远。

天空，冰轮高悬，繁星闪烁，光照皑皑白雪，真是一个美丽的静夜。

他仰望高空，轻舒一口气，猛然坞起失踪的娟姊，与

负气出走的梅姊，还有自己订下的未婚妻室唐玉江，她们此时是正在甜蜜的睡着？抑是在险恶的江湖上流浪？她们也曾想念着自己吗？还有……。

正是“如此良夜与谁语，星隔银河月半天”，他想念着她们，记挂着她们的安危，他希望有朝一日，把她们守护在身旁，这才心安。

蓦地，他想起了屋中还睡着一个萍妹妹，前次梅姊姊的失踪，就是由于自己的大意，以致被恶人所乘。萍妹妹虽然对她的身世讳莫如深，但她既与自己同行，就要保卫她的安危，倘若有个好歹，凭着自己一身奇绝武功，连一个纤质弱女都保不住，岂有颜面见人。

想着，已急出一身冷汗，立即飘身下屋，隔窗窥视，床上那里有什么人影，这一急非同小可，于是，推门进内，毫无异样之处。

突然，他的手触着袋里的小纸球，他想起当接在手中之时，感到并无奇特的魔力，似乎并非是袭击自己。

于是，他将那个小球取出，外面是一张笺纸，里面却包着一块小石子，笺纸上面写着娟秀的字迹，是：

“盗取玉佩，毒计苦肉，君其勿慌，半年还汝，
佛身七七，敦煌石屋，兼程前往，收取宝物。”

倪振雷读完留柬，摸摸革囊，紫玉佩早已不翼而飞，他这才知道林月萍乃是有意未盗取自己的宝物，心灵里，对她增加了无比的痛恨，如果它日碰在一起，看她有何话对答，自己对她那样仁至义尽，竟是一个心如蛇蝎，其毒无比的女人。

但又怀恨自己的幼稚，开门揖盗，将师门遗物，得而复失，这样下去，何日才能悉数寻回，他的懊丧痛恨，实在无法形容。

恨得他将留柬扯得稀碎，丢在地上，又连连的踏了两脚，可见他的心头痛恨之极。

虽然她说半年为期，完璧归赵，但他岂能相信，突然他又想起后面的四句“佛身七七，敦煌石屋，兼程前往，收取宝物”，字的旁边，还划着一些圈圈，似是要他特别注意。

现在，他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立即背起包袱，丢下一锭银两，连夜奔驰。

他为了抢先至敦煌，取得师门遗宝，施展“流云飘”超乘绝学轻功，其捷，其速，似星飞丸泄，闪电奔雷来形容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不是他第一次长途施展轻功，行走之间，自己也有飘飘然之感。

当然，在白天施展轻功是不方便的，幸好，又是彤云密布，瑞雪飘飞，行人希少，虽然也曾发现一两个行人，以他那超乘绝学，仅是眼前一晃，踪影便即消失，即是行人也是武林高手，纵目搜寻，却又被雪花阻住视线。

就在当天的酉戌之间，已抵敦煌，不等稍缓的即探寻石屋之所在。

他刚刚纵进石屋，无巧不巧的接着又来了六个和尚、三个道士、秦中毒天梭徐振夫，还有一个身穿紫色衣裙，鸡皮鹤发，眼斜嘴歪的老婆婆，还有……。

这些人，从身上看，都是绝顶高手，无疑的，他们

也是为石屋里的异宝而来，每个人都射出了贪婪的眼色，面孔上也显出了对人的仇视。

这些人，都想领先进入，你推我挤，争先恐后，但石屋门小，岂能同时而进，是以完全挤在门口。

那六个和尚被人挤得恼火，内中一个大吼一声，掌打脚踢，向四周的人扑去，接着，厉啸连声，竟厮杀起来。

那个奇丑的老婆婆，手持一根铁拐，势如翻江倒海，波涛汹涌的也在人群中往来冲突，想杀开一条进路，但前而的僧俗道，均非弱手，挡得水泄不通。

于是，他们拼死拼活的打斗着，却给里面的人制造了机会。

且说倪振雷纵进石屋，只见壁上满数刻着佛像，栩栩如生，真是鬼斧神凿，巧夺天工。

他无暇仔细欣赏，只得逐个细看，虽然石屋内黑黝黝的，但他那一双夜能视物的眼睛，看得十分清晰。

石壁上的佛像数以千计，实在不能逐一的看下去，同时，时间也不允许他这样做，如果外而的人纵进来，就难有得手的机会。

他突然坞起，留笈所示，佛身七七，但这七七之数，实在使人难以猜度，究意在那座佛像上藏有秘密呢？这七七是如何的计算呢？使他颇为费解。

感念之间，灵机一动，即从第一尊佛像，数到第七尊，并未发现到奇物之处，于是，又数到第二个七，依然如故。

他却毫未灰心，继续的按照七数的数下去，一直数到

第四九尊佛像之时，发现这尊佛像，犹如庙中的弥勒佛像，挺着大肚皮，眉开笑脸，大嘴张开，舌头略略上翘，有点特别。

他用手指轻扞耳朵、眼睛、鼻子，并无异样，继又摸摸佛像凸出的肚皮，也未发现一些踪迹。

他正要继续向下数到七十七之数看看，蓦地，看到佛像的舌头，他想：可能机关就是摆在这上面，因为七七正是四九之数，莫要错过，以免被魔道捉去。

于是，不加思索，立即将舌头打动一温，“咔嚓！”一声，佛像肚皮上裂开一个小门，他立即拢眼向内睇视，里面端正的放着一只拳头大小的白玉葫芦，葫芦底下压着一个直径约三寸的铜镜。

他正要伸手将两宗宝物取出，突然一股凌厉无匹的掌风从旁侧袭来，他已顾不得去拿，立即也推出一蓬劲风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显然来人已被击退，接着，又是厉啸连声，外面的人蜂涌而入，内中有人连声喝叱：

“小子，你吃了豹子胆，老虎心，敢从中捡便宜。”

“小子，你要活命，马上将宝物交出。”

“插翅也难飞出去……”

“咱老婆子在这里守了一年多，你小子觑孔钻了进来，天下事那有这样的便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嘘声、叫声、叱声、喝声，闹成一片，直向倪振雷立身之处涌来。

就在电光石火之间，倪振雷已将两宗宝物抓取到手，放

进革囊中，看看面前涌进来的一群高手，喝叱连声的逼着自己献出宝物，一声清啸，震得石屋上的碎石细沙纷纷飘落，在啸声中，纵身而起，要想从众人头上窜出。

但和尚、道士、俗家都是一些绝顶高手，不约而同的刀剑齐举，拳掌交加，打出一股推山倒海的劲力，其威势之盛，其疾捷之猛，还是倪振雷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所遭遇到的。

他身在空中，躲避无处，更无法运功抗拒硬冲出去，是以，被这股劲力，凭空挡住，身躯落地，又向后退了五步，方才站稳。

石屋狭小，更加人多，一个小小的洞门，被后来的人，挤得水泄不通，要想出去，真要费一番周折。

陡地——

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，身穿大红衣裤，头上挽着两个丫髻，手擎一柄明晃晃短剑，后面跟着一个同龄上下的女孩，似是一个使女，只见红衣女孩从人缝里钻出来，伸出左手，脆生生的说道：

“大哥哥，你将得到的什么东西，送给我嘛！不要给他们，我不要抢，你也打不过我。”

小女孩聪明伶俐，天真活泼，伸着小手，双目射出企望的眼色等待着倪振雷的反应。

倪振雷对她的天真，喜爱已极，在这种生死关头，顾不得自己的安危；同时，也不愿使她小小的心灵，受到别人拒绝的委曲，是以，柔声说道：“小妹妹，如果上面真有武功，我学会了，再传授给你，你太小，保存不住，会被

人抢去的。”

说着，对面的人蜂涌而上，那毒天梭徐振夫一声厉啸，吼道：“小子，你偷走了漠北双雕的紫玉佩，竟然又抢先来到此地，盗走宝物，今天要让你离开石屋，老夫从此以后，不履江湖……”

声音未落，双掌翻飞，直向倪振雷扑去。

倪振雷顾不得小女孩的安危，同时，为了先声夺人，立即施展“丹铁三掌”的“经天纬地”绝招来。

“毒天梭”徐振夫成名江湖，乃是惯用天说掩暗器，镖尖喂过巨毒，中人之后，如无其自击解药，一个对时，即行毒发身死。

在他扑来的时候，手中已藏着三支天梭，他满想出其不意的就将倪振雷射杀，立即如探囊取物般奇宝到手；再凭着这手暗器冲出石屋，易如反掌。他打算的满好，却不料遇上了命中的克星，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倪振雷被他骂得心头冒火，一声清啸，叱道：“在下收回师门遗物，理所当然……。”

他的话还未说完，毒天梭徐振夫手中的天梭毒镖，已随着掌风射出，距离既近，劲力更猛。

倪振雷料想不到徐振夫竟是如此心狠手辣，这一温，真激起了他的怒火，但变起仓促，躲闪不及，三支毒镖，激射而至，“呛！呛！呛！”三声，毒镖完全坠地。

倪振雷身穿海丝宝衣，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，三支毒镖，其奈何？他身躯一跃，招出“经天纬地”，幻出千百只掌指臂影，“哎呀！”一声惨叫，徐振夫已是脑浆迸裂，魂

归地府，这是他一生邪恶的报应。

——所以一个人的终生，要正，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光明磊落，坦荡无欺；即是身死，在人们的脑海中，也会永远的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；绝对不要又正又邪，像这种人，比之真正奸邪的还要厉害百倍。看书的朋友们，我们做人处世，一定要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千万不要口是心非，装做伪善君子，这是最最要不得的；为自己的名誉，为下一代的表率，须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才是——

倪振雷将徐振夫劈死掌下，心里感到一阵凄怆，但情势逼迫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身躯刚刚落地，三个和尚，一个道士，又是蜂涌而上，刀剑齐举，口中连声叱道：“小子，总算你的腿快耳灵，抢先一着！今天看你又有何法逃出石屋，快将宝物献出，咱们佛爷心善，放你一条活命。”

倪振雷的心里，除去玄通寺的和尚外，对其余江湖上各大门派的僧道贪嗔之念，恨之切齿，因之冷冷的问道：“你们又是那里钻出来的秃驴，牛鼻子，先报字号，不要乱打胡涂仗，小爷统通接着你们就是。”

内中一个横眉竖眼的和尚，吼道：“小子，你敢骂佛爷，咱们是少林派八大护法……”

“咱道爷武当派清幻……”

倪振雷对少林、武当两派行走江湖上的和尚道士，一切作为，出之于心的厌恶。但该两派人多势众，门徒遍及天下，未便与之对敌，只有给他们吃点苦头，使其知难易退，既不伤和气，也显得自己的仁厚。

感念之间，刀剑齐临，倪振雷既然不愿与其为敌，立即默运“无上禅障”，并展出轻微的弹力，要将四个人弹出去，然后再想法打点其余的人。

那三个和尚与道士见倪振雷不闪不避，只以为被自己四人吓住，不敢还手，越发的狂吼厉喊，狠攻猛扑，似要将其剁成肉酱，方才快意。

付思未已，两派四人，分三方面刀剑齐下，岂料，相距其身外约三尺远近，如同击中精钢。他们顿时知道情形不对，想要撤回，为时已晚，虎口齐裂，刀剑震飞；同时之间，似有一股极大的弹力，从手臂传进体内，不由自主的将身体凭空弹起，直向后面的人群头上落去。

内中有一个和尚四肢朝天的就要落下，突有一人在下面对着后心，狠命砸了一掌，一声凄厉惨吼，这个和尚七孔冒血，复又上腾，“噗通！”的摔在地上，到四方极乐世界去了。

接着，一阵大乱，五个和尚以及几个俗家，谅是他们的同伙，如同疯狂一般的在人群中乱扑乱打，似乎已把夺宝这档子事忘掉。

倪振雷一见当前的混乱情形，暗叫一声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

身躯一腾，双手前后一摆一兜，如同海燕掠波，乱鸟离巢般的快捷，从群豪头上，纵出石屋外面。

他不敢稍停，立即运足内神，向西北飞驰而去。

刚刚奔出里许之遙，突然从山石后面转出一个身穿紫衣，嘴歪眼斜的奇丑老婆婆，手持铁拐，横身阻住去路，歪

嘴一笑，露出满口的黄板牙齿，笑声“桀桀”，闻之令人毛发直，一阵怪笑过后，指着倪振雷冷峻的道：“小娃娃，老身等你多时，宝物拿来！”

老丑婆如同叫化子要小钱一样，伸出瘦骨嶙峋的左手来，双眼斜视，不眨眼的望着面前的少年。

倪振雷不知她的来路，若无其事的反问：“老婆婆，什么宝物？”

老丑婆又是一声凄厉刺耳的怪笑，道：“小子，你敢在我赛嫫母蓝倩倩面前耍花枪？莫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我算就你小子林经过此地，特先行一步，快拿出来。”

赛嫫母蓝倩倩六字入耳，倪振雷心头一震，他当年听恩师讲过，这个老乞丐心狠手辣，无恶不作，一手“铁另十三招”，打遍黑白两道未遇敌手。近十几年以来，突然之间不知去向，猜想：可能已经死亡了，因为她的年龄，已经八旬左右，想不到她还活在人间，真是“好人没长寿，祸害一千年”。

当下，倪振雷仍然很镇定的冷“哼！”一声，道：“老乞丐，小爷取回师门遗物，理所当然，你要我拿给谁？看你偌大年纪，怎的这点事理不通？”

赛嫫母蓝倩倩闻言，气得“哇呀呀”的怪叫道：“小子，大胆，你敢教训起咱老婆子来，接拐！”

声落拐到，势挟劲风，拐沉力猛，捷疾而下。

倪振雷飘身跃出丈余，已将“寒晶残笛”掣在手中。立即抵隙蹈瑕，逢招拆招，遇式破式的打在一起。

当然，他不敢用笛硬碰铁拐，笛管虽然坚逾精钢，他

仍然害怕被拐砸毁，那将失去了趁手兵刃，而且，日后吹奏“魔靡八音”，也将诸多不便。

于是，他展开了在“玄玄洞天”内，所学得的“寒晶降虎八招”，这是他自出道江湖来第一次应用。

这套笛招，计有寒晶降虎八招、寒晶降龙八招、寒晶降魔八招，名之为“寒晶三部绝”。其中最为凌厉，最为毒辣的即是寒晶降龙八招，一经使出，端的风云变色，惊天动地，漫说普通江湖人物，难得接下一招，即使成名的功臻化境的高手，也难接住三招。

这一来，双方立即展开迅捷无比的攻势。

刹那之间，场中沙飞石走，尘烟迷漫，拐影笛光，打得好不激烈，令人心惊胆颤。

突然，“叮当”一声轻响，倪振雷倏地跃出身来，细撮自己的兵刃，侥幸并未损毁，他才放下心来。

这一阵急拼，虽然仅只七八十个回合，已经有天崩地裂之威势，鬼哭神号般的惊人。

缠斗间，赛嫫母蓝倩倩以久战不温凶威陡发，招出“滚汤泼雷白”，拐挟厉疾无伦的劲风，对着倪振雷中盘横扫。

倪振雷身躯后扳，笛出“顺水推舟”，点中铁拐，但拐上发出一道弹震之力，以致笛拐相碰发出叮当声响，他以为自己的笛会被撞毁，一看之下，丝毫无损，这才放心。

赛嫫母蓝倩倩自视武功盖世，此时连一个乳毛未退的毛头小伙子，都无法奈何，已是凶性大发。此时一见，倪振雷的兵器细小轻灵，而自己的拐杖势沉力猛，故专门对